



第119期 · 2021年8月

非賣品

修智大和尚談：地藏

青楓：《地藏菩薩本願經》，我們都知道這是佛陀上忉利天宮為母親說法的經本。照說，既然為母親說法，總會有世俗的一些問詢，譬如：「母親，你好嗎？」之類，但我們看罷整部經，也不見得有類似的言語，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？請問大和尚，佛陀向他母親說了一些什麼話呢？

修智：我們得理解，沒錯，一般地說，是會提到什麼「母親，你好嗎？吃得飽嗎？睡得安穩嗎？」之類。在研讀佛經，我們都應該知道「事」與「理」是不可分開的，即是兩者之間應有相依的關係。我們做一些事情的時候，是要確實理解到

所做的事情，要有理論作依據，而不是盲目地進行。同樣，當講一些道理時，亦是切實可以實踐的，否則，成為「天馬行空」、「空口講白話」類。所以，凡一件事，需要事理圓融。摩耶夫人是佛陀的媽媽，這是「事」，而究竟怎樣才稱得上「媽媽」呢？——如何才叫做媽媽，這就是講「理」。我們所稱之為「媽媽」，實際上就是我們的「根」。而這個「根」又是什麼呢？這就是我們的「心」了。所以佛陀說法，教導我們要修心，懂因果，明事理，這豈不是為「媽媽」交談說話？

青楓：我們從這些結合來分析理解，當經中教



一日遊

在妙法寺園林裡，碰到一位「本地遊」領隊，她正帶領一群遊客在參觀。於是與她攀談幾句。

得知，疫情下，很多人都「困」在家裡，總喜歡到郊外去走走。於是這類本地一日遊的旅行便做起來了。領隊說：「我們一部旅遊車，政府規定三十人以下。畫出一條路線圖，選了幾個景點，中午包一餐午膳，大概是每位兩百元左右。這些活動很受歡迎，特別是一些長者，他們難得出來活動活動！」

這的確是疫情下的好事。

圖：日前一組「本地一日遊」旅客在妙法寺園林獵影。



導修心，即是佛陀為他的母親說話。所以在經中，好多時教導我們要「向內觀心」，而不是馳騁予外境。俗語所說：「相由心生」，點出修心的重要性。

修智：是可以這樣理解。所以，《地藏菩薩本願經》，只有開頭一句「一時，佛在忉利天，為母說法。」雖然是佛陀為他母親說法的經，而又完全沒有世俗的那一套，這一點我們倒要清楚明白！

我們再來探討「地藏」。「地」，即是「心地」。「藏」，即是「寶藏」。我們本身其實已具備了這寶藏，祇是沒有好好地發掘與運用罷了。地藏菩薩是教導我們如何去發揮「心地」的寶藏。如果我們懂得運用這心地寶藏，則可以有福德智慧的無窮增長。這就是引導我們如何去修「心地」法門了。

青楓：這「心地」兩字，我們平時都經常提及的。譬如說，「這個人心地好好，做了不少好事！」或者說：「這個人心地不好，做盡壞事！」之類，都是關乎「心地」兩字，可見修「心地法門」是何等重要！

修智：是的，怎樣才稱為「心地」呢？譬如遇上有钱人，你不會一味羨慕，甚至去阿諛奉承；遇上窮苦的人，你又不會嫌棄人家。這就是大家說的「平心」。這個「地」，也好像容納百川的海。地，可

以埋藏珍珠財物，它也同時可以容納糞便污穢，毫無怨言的，這就是「地」的本性、本質。我們的心，就應該以這樣的「地」作為學習榜樣。所以這便叫做「心地法門」。心地寶藏，就是這「修心」意思。這個「地」，也像「火」、「水」、「風」。火，燃燒起來，有分貧與富嗎？水，淹沒起來，也是無分別的。「風」呢？同樣地不會有分別與執著。全都是從平等出發。

我們理解心地寶藏，也得同時曉得什麼是「七聖財」。七聖財，本身就是「心地寶藏」。七聖財，是「信、戒、慚、愧、聞、捨、慧。」不好好地去修持的話，可以說是極貧窮了。我們所說「修心」，簡要略說，這七聖財就是本錢，得以修福修慧，是圍繞著善業與惡業來討論的。人行中道，不著兩邊，亦即是不思善、不思惡，這就是修心。但不是「閑老懶理」，而是「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。」

在經裡，亦提到普廣菩薩。「普」，是普遍。「廣」，是廣大。即是要有普視同仁、平等廣大之心。經內還提到觀世音菩薩，他亦慈悲教導我們要有思源的心。所以，這部《地藏菩薩本願經》，事上，是佛陀為母親說法。理上，是開示修心，去發掘「心地」的「寶藏」。



石榴

紅艷艷的石榴，很教觀賞者喜愛。

日前，在妙法寺園林內看到一盤石榴，結出的果實不下廿多三十個，大的、小的、紅紅的，又或者帶一點黃，——未全熟也，但無論是大是小，都令人看著喜悅，特別是看到幾個「並蒂榴」，像兩個圓圓的、大大的「唧唧」並在一起，很有趣。

看來，「並蒂榴」較多出現的，就是這一棵我已看到兩三對，比之荷花的「並蒂蓮」，它是較容易令人尋覓得到！

百 · 喻 · 經

37 殺群牛喻

昔有一人，有二百五十頭牛，常驅逐水草，隨時喂食，時有一虎，啖食一牛。
爾時牛主即作念言：“已失一牛，俱不全足，用是牛為！”即便驅至深坑高岸，排著坑底，盡皆殺之。
凡夫愚人，亦復如是。受持如來具足之戒，若犯一戒，不生慚愧，清淨懺悔，便作念言：“我已破一戒，既不具足，何用持為？”一切都破，無一在者。如彼愚人，盡殺群牛，無一在者。

【解說】

「殺群牛喻」所述說的內容，其實在我們日常生活裡是會不知不覺地犯上。既然是「不知不覺」，即是說明我們沒有好好地留意，以致疏忽了也不知道。到「知道」之後便頓有「追悔莫及」之感。

是的，有些時候我們追求「完美」，稍有缺陷便心有不舒服，更甚者會認為：「反正都欠缺了，索性放棄吧！」

我們為什麼不想想：「有什麼方法可以補救呢？」比如本喻失了一牛，再設法補上一牛不就可以嗎？

再說，即使就這樣少了一頭牛，不可以換過另一個角度想：「幸好祇是少了一頭，還有很多呢！好好地保護這剩下來的就是了！」

本喻的重點，是說明了我們持戒學佛的不能因為一點過失而全盤放棄，必須加倍努力，有亡羊補牢的精神才好。

38 飲木筒水喻

昔有一人，行來渴乏，見木筒中有清淨流水，就而飲之。

飲水已足，即便舉手語木筒言：“我已飲竟，水莫復來。”

雖作是語，水流如故。便瞋恚言：“我已飲竟，語汝莫來，何以故來？”

有人見之言：“汝大愚癡，無有智慧。汝何以不去，語言莫來？”即為挽卻，牽餘處去。

世間之人，亦復如是。為生死渴愛，飲五欲咸水。既為五欲之所疲厭，如彼飲足，便作是言：“汝色聲香味，莫復更來使我見也。”然此五欲相續不斷。既見之已，便復瞋恚：“語汝速滅，莫復更生。何以故來，使我見之？”時有智人而語之言：“汝欲得離者，當攝汝六情，閉其心意，妄想不生，便得解脫。何必不見，欲使不生？”如彼飲水愚人，等無有異。

【解說】

你扭開了水龍頭，桶裝滿了水，你門了水龍頭，挽著水桶離開便是。你會罵：「你混賬的水龍頭，我都盛滿了水，你還出水幹嗎！」

你會不會這樣做呢？相信沒有誰會這樣做的。但偏偏世間上就有很多性質相若的事情出現。明知「吸毒」是禍害。你遠離它，把它戒掉不就行嗎？但卻諸多藉口地說：「我都話不吸啦，為何總是在我眼前出現！」

其實我們有更好更進一步的做法，那就是從根本去看這問題，如果你連想也不想，它還有機會在你面前出現而誘惑你嗎？

所以，本喻最後說：「閉其心意，妄想不生，便得解脫。」

39 見他人塗舍喻

昔有一人，往至他舍，見他屋舍牆壁塗治，其地平正，清淨甚好。便問之

言：“用何和塗，得如是好？”

主人答言：“用稻穀杵水浸令熟，和泥塗壁，故得如是。”

愚人即便而作念言：“若純以稻杵，不如合稻而用作之，壁可白淨，泥治平好。”

使用稻穀和泥，用塗其壁。望得平正，返更高下，壁都坼裂。虛棄稻穀，都無利益，不如惠施，可得功德。

凡夫之人，亦復如是。聞聖人說法，修行諸善，舍此身已，可得生天，及以解脫。便自殺身，望得升天，及以解脫。徒自虛喪，空無所獲，如彼愚人。

【解說】這是一個比「揠苗助長」更「愚」的故事。

用穀殼和泥混合起來做牆壁，這是好方法，但有人自作聰明：「既然用穀殼已經這樣好，假如用穀殼內的米粒來和泥，不是更好嗎？」

結果呢？真是比「爛泥扶不上壁」更不如，因米粒根本不是做牆壁之物。很多時候，我們祇看到物料本身的外表而不去思考它的本質。

本喻更指出了有些人會因為一個「貪」念而做出蠢事的，——聽說死後能出生天，於是自殺了，殺了自己而希求早登極樂世界。這已經不是一個「欲速則不達」的問題，這是一個愚不可及的問題。

40 治禿喻

昔有一人，頭上無毛。冬則大寒，夏則患熱，兼為蚊虻之所咬食。晝夜受惱，甚以為苦。

有一醫師，多諸方術。時彼禿人，往至其所，語其醫言：“惟願大師，為我治之。”

時彼醫師，亦復頭禿，即便脫帽示之，而語之言：“我亦患之，以為痛苦。若今我治能得差者，應先自治，以除其患。”

世間之人，亦復如是。為生老病死之所侵惱，欲求長生不死之處，聞有沙門、婆羅門等，世之良醫，善療眾患，便往其所而語之言：“惟願為我除此無常生死之患，常處安樂，長存不變。”時婆羅門等即便報言：“我亦患此無常生老病死，種種求覓長存之處，終不能得。今我若能使汝得者，我亦應先得，令汝亦得。”如彼患禿之人，徒自疲勞，不能得差。

【解說】這是一個有趣的譬喻。你明明看到眼前這個醫生是個禿子，你卻偏偏向他求教：「醫生呀，你就做做好事，幫我醫治一下這禿頭！」

這真是教人啼笑皆非。

如果他有辦法醫禿頭，還不先治好自己？但世間上往往就是這樣，明知不可能，偏偏不知怎的，就是一再地去要求人家給一個「可行之道」。

我們常聽到一些馬迷向「馬評家」問貼士，「你係專家呀，你俾兩隻必贏馬貼士我，好不好？」——真係「傻到貼地」。如果有「必贏」，他還用寫馬、講馬嗎？

問馬評家必贏貼士，這與問「禿頭醫生」求醫禿方法差不多了。



今年書展

停辦了兩年，今年書展終於在「猶抱琵琶半掩臉」之下，續辦了。

大家都曉得這是怎麼回事。不過比起日本今年主辦奧運會，我們這點所謂難度也算不了什麼。

今年書展，其實人流還不錯的，雖然人人做了「蒙面俠」，口罩之下，也可感受到入場者搜書時的喜悅。我特地在「兒童場」走一遭，大人、小孩仍然熱衷於找他們的「心頭好」，並沒有受疫情影響心情！而且，人流雖比往年少了，講一句「風涼話」，這是「啱啱好」，過往，人太多，無論是兒童場還是「主場」，都是人頭湧湧，用「插針不入」來形容不見得誇張。但今年呢，人流少了，反而正好讓我們有機會好好地揀書。

祇可惜，不少昔日十分活躍的攤位不見了，特別是內地出版社的，今屆真可以用「小貓三兩隻」來形容，攤位祇剩下三幾檔，真是比「點綴」還要點綴，也許因疫情來不了之故。有一點很想說說，即使三兩個內地攤位，那些書不少都是以膠套封起來的。這叫人怎樣選書？不知為什麼，近三幾年內地來港發售的書本，我在書店看到不少都封上膠套的。

問店員：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

他們回答：「來貨已經如此，我們都沒辦法！如果你想看，我們可以為你打開！」

但這是方便選購嗎？很多時候，顧客都是望一望書面便放回架上。



「詩聖」與「詩佛」 ——杜甫一生的佛教信仰淺析

· 劉元春 · (節錄)

(原刊於一九九五年七月《內明》第二八〇期)

杜甫在探討救世之策，而與佛門智者建立了深厚感情。詩《因許八奉寄江寧旻上人》中有「不見旻公三十年，封書寄與淚潺潺」句。在安史之亂時，杜甫與京師大雲寺主贊上人同赴國難，在至德元年(756)之後，幫助國相房琯共議平叛滅賊之策。《大雲寺贊公房四首》中有：

心在水精城，衣霑春雨時。……醍醐長發性，飲食過扶衰。……燈影照無睡，心清聞妙香。

《法華經》中有：「衆生心水淨，菩提影現中。」詩中心水心清蓋引於此。《涅槃經》中，有從熟酥出醍醐之譬，指甚深佛法。妙香，亦喻佛法。佛徒念誦集中《文殊偈》有：「妙意降吉祥，花語天香，寶智透心光。」聞思佛法，如飲醍醐食香積飯，使人心清氣爽，徹夜無眠。在756年六月，房琯罷相，杜甫及贊上人已受牽連，但他們不氣餒。他在《宿贊公房》中提出「放逐寧違性，虛空不離禪。」在《別贊上人》中，雖然流露出對命運的慨嘆，但仍然積極向上：

百川日東流，客去亦不息。……楊枝晨在于，豆子雨已熟。是身如浮雲，安可限南北？……相看俱衰年，出處各努力。

《涅槃經》云：「于晨朝日初出，離常住處，嚼楊枝。遇佛光明，疾速漱口澡手。」這是禮敬佛法之義。佛徒念誦的《觀音偈》中有：「瓶中甘露常偏灑，手內楊枝不計秋。千處祈求千處應，苦海常作度人舟。」《華嚴經疏鈔》中有：「譬如春日，下諸豆子，得暖氣色，尋便出土。」這有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之借用，因果報應不差。承浴佛法甘露，種下濟世之善根，只要努

力不懈，總會實現果報，詩人與贊公互致勉勵之爲。另有《寄贊上人》、《西枝村尋置草堂地二首》等詩，都表達了他們之間的深厚情誼及美好志向。

三、759年十二月初，杜甫到成都，十幾年中又先後在四川、湖南、湖北等不少地方漂泊不定，於770年冬死在從長沙到岳陽的一條破船上。這期間，杜甫的生活基本上依靠佛門，常吃住在寺院。如果說他過去在奔忙俗務中時而讀經習禪，而從此，杜甫對佛法進行了全面系統深入的研究；如果說他過去也難免追求些功名利祿，而從此，杜甫的精神世界已有了徹底的改觀。

杜甫到成都後，先寓居西城浣花溪寺。他故友高適在《贈杜二拾遺》的詩中，描述了杜甫當時的生活情況，寫道：「傳道招提客，詩書自討論。佛香時入院，僧飯屢過門。聽法還應難，尋經剩欲翻。」而杜甫回贈的詩《酬高使相相贈》中有「雙樹容聽法，三車肯載書」，更進一步介紹他的生活。雙樹，引佛祖在雙樹間演法之故事。三車，引自《法華經》：「長者以牛車、羊車、鹿車立門外，引諸子出離火宅。」詩義是，當時杜甫博覽佛經，聽講佛法，如佛陀在世時佛弟子般虔誠。他此時宛然專心事佛的「出家人」形象了，杜甫越來越堅定了自己的信仰。在《贈蜀僧間丘師兄》詩中，充滿了他的贊嘆：

漂然薄游倦，始與道侶敦。景晏步修廊，而無車馬喧。夜闌接軟語，落月如金盤。漠漠世界黑，驅驅爭奪繁。惟有摩尼珠，可照濁水源。

軟語，言悅耳清心的佛法，《法華經》中有：「如來能種種分別巧說諸法，言詞柔軟，

悅可衆心。」摩尼珠，也是比佛法，《圓覺經》中有：「譬如清淨摩尼寶珠，映放五色，隨方各現。」杜甫認為佛法道理，如明月寶珠，放之昏濁，朗照洞澈。這不是詩人的應酬虛言，仍是結合社會現實的見解。當時，安史之亂尚未平息，山河破碎，人民怨苦，杜甫一家自蓋草堂，朝不保夕。但是，他不想「獨善其身」。在《陪章留後惠義寺錢嘉州崔都督赴州》中，明確地講明自己是佛教「大乘」思想，詩云「永願坐長夏，將衰棲大乘」。這裏引佛徒結夏安居表達自己在炎炎的時日，繼續研習，懷抱兼及天下的大乘之法。這是十分令人尊敬的情懷。

客觀地講，青年時代的杜甫也有風流才子們的「瀟灑」，嘗與李白等人把酒當歌，笑談古今，甚至在《因許八奉寄晏公上人》時哀嘆自己「頭白昏昏只醉眠」。嚴格講，這不符合做一位佛弟子的律儀風範。但後來，他學修並進，自覺約束自己嚴謹生活，而且還想出家爲僧，尤其到晚年。

他在《謁文公上方》一詩裏，首先贊頌了文公禪心清澈，然後檢討自己：

久遭詩酒污，何事忝簪裾？王侯與螻蟻，同盡隨丘墟。願聞第一義，迴向心地初。金篦刮眼膜，價重百車渠。無生有汲引，茲理儻嘆嘯。

詩意大有悟徹世法皆妄之境界。佛法有真俗二諦，俗諦以利一般衆生，方便導化，而真諦（第一義諦）是根本是目的。就是說，世人多執實有，只講真諦，有些人易墜滅空中，因而佛法不應背棄世間因緣，在肯定人們合法合理的現實生活之時，再導化他們將生活和精神境界進一步達到高的層面上來。杜甫後悔自己過去被酒污染心神，亦被詩執所縛，現在要發心改除，入無生法忍，切合佛法。「聞法看詩妄，觀身向酒慵。」（《謁真諦寺禪師》）金篦，喻佛法真諦。《涅槃經》有：「如盲人，良醫以金篦決其眼膜。」這說明杜甫生活態度的改變及決心。於是，他將自己的追求，通過到佛寺修行來錘煉，誓志不渝。再引詩說明：

老夫貪佛日，隨意宿僧房。（《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》）

禪枝宿衆鳥，漂轉暮歸愁。（《游修覺寺》）

不復知天大，空餘見佛尊。時應清盥罷，隨意給孤園。（《望兜率寺》）

淹泊仍愁虎，深居賴獨園。（《題忠州龍興寺所居院壁》）

身危適他州，勉強修勞苦。神傷心行深，愁破崖寺古。……

回回山根水，冉冉松上雨。洩雲蒙清晨，初日翳復吐。（《法鏡寺》）

兜率知名寺，真如會法堂。……庾信哀雖久，周顒好不忘。

白牛車遠近，且欲上慈航。（《上兜率寺》）爲甚麼總去佛寺呢？因爲到那裏可以破除煩惱雜染，那裏可以學到濟世真理引人到極樂世界，這是詩中所表露的心迹。

關於周顒，杜甫詩中多有贊揚。比如，在《岳麓山道林二寺行》中有：「久爲謝客尋幽慣，細學何顒免興孤。」據《南史·本傳》，他是南朝宋齊間人，「音辭辨麗，長於佛理，……清貧寡欲，經日長蔬。雖有妻子，獨處山舍。」杜甫「細學」周顒，吃素、戒酒，也有別離妻子之念。在當時社會，極重家庭人倫，尤其對一位官僚家庭生長大的詩人來說，若背離妻子，是被視爲悖於世情人倫的。因而，杜甫想削髮爲僧，那是難免要彷徨的。同時，現實生活的艱難，使他有責任養育妻子，這是無可奈何的事，他詩中多次表示這種心情：

妻兒待米且歸去，他日杖藜來細聽。（《別李秘書始興寺所居》）

未能割妻子，卜宅近前峰。（《謁真諦寺禪師》）

本來，信仰佛教並不一定去出家。事實上，大乘佛法是很注重在家修學的。入世修行，將現實生活契入佛法，轉現在社會成人間淨土，正是大乘佛法的旨歸。當然，世俗生活多有染污，尤其家室財色之拖累。出家修行，無疑是增上緣，有利於塑造精神人格。同時，佛教傳續有賴佛法僧三寶，特別在遠離佛陀，更須有僧寶作楷模。若胸懷天下，捨一己之貪戀，捨小家而顧大家。乾坤蕩蕩牽於一心，無人茫茫掛於一念，一心一念無非在於轉染成淨，一牽一掛無非在於去苦得樂。般若作舟，千帆齊發，這豈不是人世之大幸！——這是佛教徒的大乘心願，大概也是杜甫等人的一種追求？

杜甫一生，特別中老年時期注重研習惠能南禪，這與當時社會風尚是有關係的。禪宗在唐代正式創立，是當時社會一件大事，影響深遠。禪，本是止觀義，即止息妄念執著，觀透真如法相，以求人生解脫。禪定在佛祖時的印度已存在，佛祖開悟也通過禪定，因而，禪法禪學是早就有的。自安世高譯經，禪學便傳入中國，不過，禪定的目的是有大小乘之分的。小乘人禪定是自我解脫，所以執著禪境，而大乘禪人，卻是要在定中生慧，悟達真理後去入世度人。傳

入中國之初，包括慧遠法師在內的修禪人也有追求執著禪境之嫌。自羅什法師綜合諸禪法優點，編譯出《坐禪三昧經》後，將禪法納入大乘般若空宗思想，而使後來人研習大乘禪法。作為一種宗派，從達摩祖師，經慧可、僧璨、道信，到唐代弘忍、傳神秀、惠能。因神秀重義學，依《楞伽經》，多在名相文句止疏解，忽略實踐精神。後人以惠能為六祖，所傳南禪依《金剛經》為正宗，主張具有現實主義及實踐精神的頓悟。惠能傳南岳懷讓(677-744)，再傳馬祖道一(709-788)。他們這種平易近人的禪法，正符合中國人重視現實的傳統文化心理。主張悟達心性，生動活潑的禪風，也正符合詩人們想空靈超脫的追求。因此，南禪唐代及以後已成為中國佛教的特質。

杜甫從四川到湖南，上岳麗山，正是馬祖道一弘法之時。這時，杜甫身有疾病，但他毅力彌堅。《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審李賓客之芳一百韻》，寫於大曆三年(768)前後，前面敘述以往經歷，表達止亂圖治之志，後面肯定自己一生追求和歸宿，蒼涼悲壯，但也非常豪邁。詩云：身許雙峯寺，門求七祖禪。落帆追宿者，衣褐向真詮。……

本自依迦葉，何曾藉偃佺。……晚聞多妙教，卒踐塞前愆。……勇猛為心極，清羸任體孱。金篦空刮眼，鏡象未離銍。

《續高僧傳》講，道信禪師到黃梅州，住雙峯寺。《寶林傳》講，惠能大師曾在曹溪寶林寺傳法衣，後枕雙峯，人稱雙峯曹溪侯。詩以寺名喻禪宗，本段大意是，杜甫講自己早年已皈依佛教，志求禪學，到現在更堅定了探究人生真諦之決心，那怕體弱多病，也要勇猛精進。

其中，詩中「本自依迦葉，何曾藉偃佺」，是解釋人們對他的誤解，表明自己佛教信仰之一貫。偃佺，是指會飛行的仙人，借指道教。說自己雖然早年曾與李白等朋友去訪仙問道，談論丹砂長生之術，並不是出於信仰。其實，在唐代，三教並行，由於當朝皇帝的興趣變化，釋道之間時有齟齬，甚至鬥爭，但總的趨勢還是顯融合的。道教奉李耳為祖，迎合了李氏皇帝們的心理，鼓吹長生之術，對企求「萬歲」的皇帝們也有吸引力。所以，唐代皇帝一開始容易迷信道仙之術，唐玄宗也曾受太白山道人王玄翼的鼓惑。杜甫作《太清宮賦》大概有點應酬之態。但通覽所有關於道教的詩句，都很難看出杜甫的言行是出於信仰。不妨錄引幾首，且試釋：

自為青城客，不唾青城地。(《丈人山》)——既來作客，就不唾其地，不辱斯文。

「秋來相顧尚飄蓬，未就丹砂愧葛洪。痛飲狂歌空度日，飛揚跋扈為誰雄？」(《贈李白》)——既然求不到丹砂妙藥，就不要空度自傷了。

方丈涉海費時節，玄圃尋河知有無？(《岳麓山道林二寺行》)——仙術之類不只難求，又誰知其有無呢？另外，杜甫在務禪同時，也信求淨土，詩中多次表示了他敬仰東晉廬山慧遠法師。慧遠(334-416)，雖也曾習禪，但他一生最重要的是力倡淨土法門。晉元興元年(402)，與劉遺民、周續之、畢穎之、宗炳等一百二十三人，在廬山般若台精舍阿彌陀佛像前，立願求生西方極樂世界。之後，又與十八位高賢結社(因謝靈運在東林寺為慧遠開鑿東西兩池，種白蓮，故稱白蓮社)，同修淨業。高雅之士同心向好，這符合杜甫的性情。下面引詩為證：

隱居欲就廬山遠，麗藻初逢休上人。(《留別公安大易沙門》)

巫山不見廬山遠，松林蘭若秋風晚。……飛錫去年啼邑子，獻花何日許門徒。(《大覺高僧蘭若》)

錫飛常近鶴，杯渡不驚鷗。似得廬山路，真隨慧遠游。(《題玄武禪師屋壁》)

道林才不世，慧遠德過人。(《大雲寺贊公房四首》之二)

上述詩句中，多有「錫飛」喻。這出于《高僧傳》：舒州潛山奇偉，山麓更勝，佛僧誌公與白鶴道人欲去建寺觀。武帝俾以物識，讓道人騎鶴先飛，志公立錫杖後行。道人快到山麓，忽聞空中錫飛聲，誌公已卓錫于山麓，遂建寺。本意是言佛高于道。鶴乃道人之御，仙逝天上，喻極高且壽。這裏是借喻慧遠所倡淨土之法，超脫塵世，令杜甫心慕。淨土宗在唐代也很有影響，且修習方便。其實，禪宗也好，淨土宗也好，其形式固然有不同，理論學說也偏重不一，但實質是一樣的，都要求明心見性，一心不亂，精神超昇。因此，禪淨相契相入，成為中國佛學一大特質。杜甫的信解行證中，禪淨並不抵異，是自然的事。他認為，「地靈步步雪山草，僧寶人人滄海珠」，于是，「一重一掩吾肺腑，山鳥山花吾友于」。色心一體，懷相一如。有了這種證悟，才會除小我而成就天下眾生，才能在危難之時，大聲疾呼「安得廣廈千萬間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」，才能為國家民族，壯懷激烈：「天地日流血，朝廷誰請纓？濟時敢愛死？寂寞壯心驚！」——本詩引自《歲暮》，寫於763年，杜甫已五十二歲了。

宋王臺

· 陳青楓 ·



圖片說明

宋王臺公園，以這塊石作為焦點。

香港地鐵進入新紀元——屯馬綫開通。這條長長的地鐵，不但為市民帶來方便，也同時因為其中有「宋皇臺」站，且在建造過程中發現宋代「古井」，且出土了一些文物，於是「宋王台」成了熱門的話題了。

百年來，流傳於民間的「宋王台」故事，都集中在南宋兩幼主「帝昀、帝昺」因被元兵追趕，來到香港，停留在九龍寨城一帶。這種「帝王也走難」的歷史故事，一直在民間流傳，且因為有一塊刻有「宋王臺」的大石保留下來，遂使這宋王走難的故事，提供了一點歷史的真實。

今天我們不妨來一次「歷史旅遊」。先坐地下鐵，好好地享受一下新站的方便快捷。在宋王

台站出來，先不要急於出閘，看看站內這個「出土文物」的展覽，因在這裡發現一口宋代水井，同時出土了不少陶器等日常生活之物，於是我們再一次實實在在的曉得，遠在宋代——迄今逾八百年了，這裡已有人居住，而且遠遠不是什麼荒山野嶺，而是一般的民眾生活。歷史傳聞裡，說這裡有一條「二王村」，說宋帝昀、宋帝昺走難到此，曾在這裡居住過。

我們今天看實地實物展覽，一下子把千年歷史拉近到眼前。

離開了宋皇臺站，出到地面，行不多遠我們便可以來到這個「宋王臺公園」，公園不大，但整潔，主要是安放了那刻有「宋王臺」三字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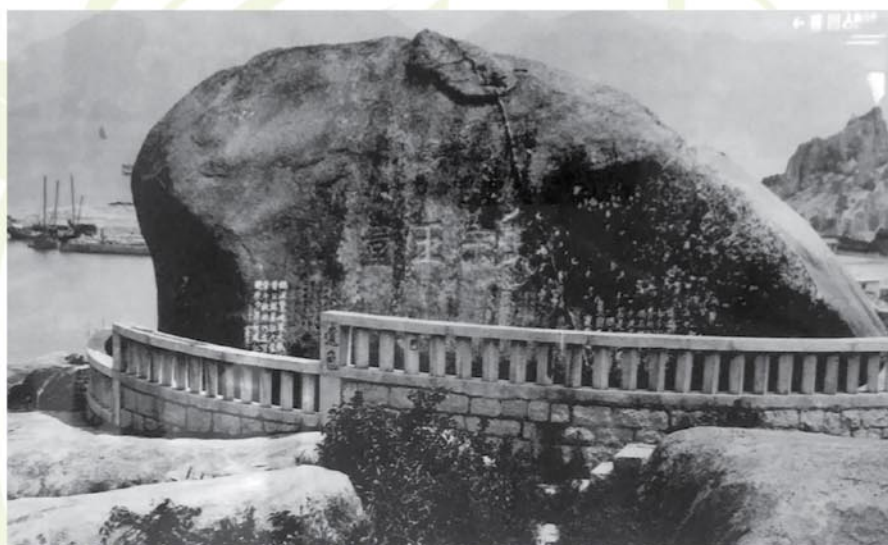


大石。這塊石整整齊齊的長方型，是切割出來的，本來是一座「聖山」，由於擴建啟德機場需要大量的石塊，遂在五十年代把聖山爆開採石。就是爆破時，也能完整地保留「宋王臺」這三個字，人們便認為是「顯靈」了。這之前也有「顯靈」故事。話說再早些時日本軍要建機場。同樣打這小石崗主意。但怎麼爆石也爆不了這「宋王臺」，且負責爆破者也

大感身體不適，於是「不敢妄動」。

這是民間傳奇故事。

我們今天前往「宋皇臺站」也正好憑弔一下這些民間傳奇。其實，我們來這裡作半天遊，很有意思。機場搬遷了，九龍城今天變得怎麼樣？它是冷冷清清嗎？當然你早已看不到飛機就在天臺上擦過的



上圖：
這座「聖山」本來的
樣貌

下圖：
一九五五年切割中的
「宋王臺」刻石。在
宋皇臺站裡有圖片展
出。



情景，今天的九龍城被稱為「小泰國」，這天看到，的確有不少泰國小店，那真是一幅「異國風情」。漫步街頭，吃個下午茶之後，再走入「九龍寨城公園」，那又是另一股懷舊，當然我們不可能看到半個世紀前那「九龍城寨三不管的風貌」，而是追溯到百年前的真正作為「寨」的風光。

香港遊，其實是一項很好的民間活動，祇看

看我們本著什麼心思去遊賞罷了。

九龍寨城是清政府於一八四七年建成的。一九四一年日治期間，日軍為了建啟德機場，地基需要大量石材，遂把城牆拆了。

一九九四年，「三不管」的九龍寨城劃平建造公園，於寨城原址掘出刻有「南門」及「九龍寨城」兩石額，並有較完整的南門地基，一併保留下來作為南門懷古的法定古蹟。



中庸與平庸

「中庸」兩字經常被提起。特別是在勸阻紛爭的時候，往往又會以「中庸之道」作為出發點，會說：「唔好拗啦，一人讓一步啦！」

這種「中間落墨」是不是就屬「中庸之道」呢？恐怕還不是這個意思。

中，是正中，是作為一個核心的中間點，但不是不兼顧兩邊；庸，是看我們如何處理。讓我們說一個詞語吧！——什麼叫「和而不同」？

「和」是大前提，是一個根本，或者說是一個基本。在這基本上我們才去講「不同」。這在大原則之下去講個性的不同。這才是真正的中庸之道。

我幾十年來深刻地記著一樁事。一位從大學堂出來的初出道報紙「助理編輯」，對

我說：「你又說這個版面由我獨立處理，怎麼又不給我刊登這篇稿？」

我說：「我們做任何事都有一個大原則。譬如我們處理稿件，是不是先要看我們自己報章的立場，然後在這大原則下去發揮個性？」

這種「和而不同」便是中庸之道。倘若不理這個「中」而走偏鋒、走極端的話，最終必會出問題。但是，如果為了所謂「穩陣」，四平八穩、半斤八兩，這叫做「不偏不倚」嗎？這叫做「中庸」嗎？恐怕得出的結果是「平庸」兩字而已。

做人處世如此，我們學任何技藝亦如是。譬喻寫畫吧，為什麼有些人「死畫爛畫」而到頭來充其量得「畫匠」兩字？大抵也是把「平庸」視作「中庸」吧！

解脫之法

很多時候，我們會為「如何解脫這煩惱」而苦惱。

解脫之道是怎樣才好呢？

這可教想起傳說中的故事，話說「二祖」慧可當年問道，問「初祖」達摩：「如何才能使心安呢？」

達摩答曰：「誰縛着你呢？你把心拿來，我給你安好！」

當下慧可便有所悟了！

你心中無所求便沒有什麼心安不心安的問題。

《善夜經》說：

「過去之法不應追念，未來之法不應希求，現在之法不應住著。若能如是，當處解脫。」實在說得簡潔、清楚、明朗！解脫之道不就是這樣嗎？過去的，讓它過去；未來的，還未到來，你苦苦希求什麼？當下呢？如果我們心無所「住」，則當下的所謂牽掛還有牽掛嗎？如果我說，「這過去、現在、未來的牽掛，無非是自尋煩惱。」是不是可以這樣說呢，不去想這些就是解脫之道。

一切唯心造

學佛的朋友，都會常說一句話——

一切唯心造！

這句話也真的包含一切，一切不都是從心出發嗎？你心裡怎麼想，你的行為舉止，你的做法便會由此引伸而來。

《大乘本生心地觀經·厭舍品》有這樣說——

「心清淨故世界清淨，心雜穢故世界雜穢，我佛法中以心為主，一切諸法無不由心。」

這節話便很清楚明白地告訴我們，一切由心造。

有一點倒是重要的，是心影響你對外間世界的看法，而不是外間影響你。所以才有那一句，「心清淨故世界清淨」。一切都是「從心出發」，不是被外間事物影響你的心情，而是你帶著一副好心情去看這個世界，——或者說面對這個世界。

《雜阿含經》裡也有類似的話語：

「心持世界去，心拘引世界，其心為一法，能制御世間。」

能制御世界，即是我們自己作主動，不被世間萬物去影響自己。

「得之若驚」

老子說：「得之若驚，失之若驚！」

乍聽起來，有點摸不著頭腦。失之若驚，容易理解。何以得之也若驚？

得之不是「若喜」嗎？

我看，之所以「得之若驚」者，就是害怕一旦失去了怎麼辦？這個「得」，不是永遠的，不是永恆的，就如我們在職場或官場上，坐上高位，「時辰」到了便會走下來。走下來之後，是等於離開了那光環。光環沒有了，如何是好？

昔日人家尊稱你「趙老」，如今人家叫你「老趙」，是不是「很不是味兒」？這就是「得之若驚。」——怕他日會失去。

倘若我們一開始便本著「平常心」，失也好，得也好，都不放在心上，這就是老子說的「寵辱不驚」。是得是失都無所謂了，還有什麼好驚呢！

《道德經》裡這節話是這樣的——

寵辱若驚，貴大患若身。何謂寵辱若驚？寵為下，得之若驚，失之若驚，是謂寵辱若驚。

「住於身」

至於《道德經》裡上述的一節話續寫如下——

何謂貴大患若身？吾所以有大患者，為吾有身，及吾無身，吾有何患？故貴以身為天下，若可寄天下；愛以身為天下，若可托天下。

《道德經》是教「治國之道」。而我們看這經，不妨從「修身」出發，以此作為人生的修養。

我們都常引用那一句：「吾之所以有大患者，為吾有身！」因為我有「身」所以才會有「大患」。那麼，如果沒有「身」，不就沒有所謂「大患」嗎？而人人俱有「身」，怎麼會沒有「身」呢？

一般地，我們都會如此直接的去理解。倘若我們從佛教的角度來看，是不是可以有另一個看法？

《金剛經》裡那重要的一句便可以說明問題——

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！」

如果我們不「住」於身，問題不就可以解決嗎？

「自在」

每次在電視上看到那節目打出的幾個字——

「世界觀觀世界」

總是自然地聯想到——

「自在觀觀自在」

這既是「玩」字，也同時看起來頗有意思，方塊字的好處也在這裡，這些詞語的顛來倒去的配搭，就彷彿在玩「扭計骰」。

撇開這些不說，我們單從字面來看，也是頗有意思的。「觀自在」既是觀世音菩薩的一個稱號，如果單從字義解釋，則可以解說為：我們如何去理解「自在」。

「自在」兩字，也包括「以自在的態度去觀察」——自在觀。

玄奘大法師把「觀世音」譯為「觀自在」，也是包含著自由自在、自在無礙的意思。

好些人以為「自在」兩字是廣東方言，但其實在佛教文字裡早已有之。最少千年前的唐代「唐三藏」已經用上「觀自在」一詞。

不過，在我們廣東方言世界裡，很經常用「自在」兩字的，那倒有趣。



簡慶福的光影樂晴

今年逾百歲長者簡慶福先生，是香港著名攝影家，年前他多次來妙法寺一遊，我與他有所交談。印象最深的是他思路清、眼明、舉止輕快，一點也不像一位年逾九旬的長者。

他贈我一本攝影集——《簡慶福黑白攝影選輯》，絕大多數是他五、六十年代的攝影作品，全是「黑白」的。原來他對黑白攝影情有獨鍾，他對這方面更有獨特見解。我們從他這攝影集的序言裡可以領會到。——這篇序言寫得真好！特徵得簡先生同意，讓我們轉載。

——陳青楓識



攝影家簡慶福

自序

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轉眼間我從影已70餘年，先後經歷了黑白、彩色和數碼攝影三個時期。最近回顧自己走過的攝影道路，重新審視我上世紀40—60年代的黑白攝影作品，百感交集，思緒良多，從某種意義上說，那是我攝影創作的一個黃金期。這些黑白之作，不僅讓我回憶起半個多世紀來香港、澳門的歷史痕跡；也勾起我當年探索攝影造型之本的收穫，因此，對它尤感珍惜。

今日當下，全世界攝影事業空前發達，圖像信息鋪天蓋地，但對於攝影美學之研究、攝影造型本體特徵等理念的認識，在攝影同仁中反而議論紛紛，莫衷一是。我在50多年前初涉黑白攝影創作時，也經歷過類似思考，並把自己對攝影美學的觀念認識體現在創作中，所以現在重新彙編自己的黑白攝影選集，其中目的之一，是想通過這些照片表達自己對攝影本體的美學認識，與廣大影友、同好探討。

原生態的大千世界呈現著色彩繽紛的形態，但攝影創作領域內卻很奇特，傳統的看法反而認為：黑白攝影比彩色攝影更接近歷史、更揭示客觀真實，這是個很值得研究的美學現象。從中，我體會到攝影藝術的真實並不等於外表客觀形態，而是要從整體形式感上把讀者、觀眾帶進特定的歷史境遇和生活氣息，黑白（或某種單色）造型經常能喚起人生的某些

來生之願（1952年）





晨光（1957年）

記憶、觸動人們內心的某種情結。

從攝影造型元素看，彩色攝影的發明理應增多了攝影家表現手段，可藉用來抒情表意。但在實際創作中，有時用色分寸不當，常常適得其反，會使人忽視或沖淡了用光、影調或質感等的表現，造成舍本求末的惡果，只顧顏色而丟掉了最基本的攝影造型元素。最近我重溫、對照自己的黑白影像和某些彩色不當的照片，深深體驗到：彩色形態往往只是客觀物體的表像，而黑白表現就是對客觀世界的提煉和抽象，似乎更深刻接近生活真諦，更有攝影特有韻味。當然，攝影已經進入彩色和數碼化時代，我們不能倒退歷史只玩黑白攝影，但我想呼籲影友同仁，在進行彩色、數碼攝影時，不要忽視黑白攝影時代積累的經驗，尤其是那些能凸顯攝影本體特色的經驗。不知我這些想法是否落伍？是否符合時代新潮？求教大家。

由於我對黑白攝影情有獨鍾，即使在當下盛行彩色攝影的時代，遇到特殊需要的題材，我有

慈母（1950年）



時仍情不自禁地製作一些黑白作品，如收入本影集的《歸牧》。那漫山的雪景、峻峭的山巖和蜿蜒的馬群，本身只有黑白灰簡約的層次，如用彩色表現只能破壞原景物的肅穆和寂靜。我想通過黑白元素，使作品更有冬日嚴酷的意境。

我雖出入影壇幾十載，辦過多次影展、出版過多次畫冊，並獲中國攝影家協會頒發終身成就獎，但時代在進步，常常自感跟不上形勢，徒有其名，而力不從心。古人曰：三人行必有吾師，期望通過“以影會友”、“以書交流”，繼續得到社會各界、攝影同道的指教和幫助。

九十老叟簡慶福
書於2010.12香港



待客（1956年）



從龠到和

這個「和」字，源於音樂，也的確與「和絃」有關。不過，古代寫這個「和」字，繁複得多，寫成這個樣子——龠，像樂器裡的笙，事實上它又是作為排簫那樣的吹奏樂器。「龠」讀「躍」。發展開來，這個既然吹奏「和聲」的象形字，慢慢地便在右邊多了一個「禾」字的形態，再下來，便簡化成「和」了。右邊的口，也還不忘本地讓人曉得就是用口吹奏的和聲。在簡化成「和」之前，也寫作「龠」的，我們能注意到這個字，很多時候是從清朝一個大人物的姓名而來，這人物便是擔任過同治、光緒兩個清代皇帝的老師，他名為「翁同龢」。

（下篇再讓我們談談翁同龢這人物。）

這個「龠」字既是樂器，而且是用竹管做的樂器，所以，它一開始時也是有一個「竹」字頭的——簫，我們今天說簡體字，經常地繁簡對照，彷彿兩者是對立起來，其實幾千年來，我們的方塊字都是在不斷的簡化中，可以說是在簡化中成長起來的。

今天如此，相信將來亦如是。好些問題我們不妨從「歷史長河」裡思考之。

那麼，百年後、幾百年後再來回顧今天的簡體字，也許也會將之列入一個「傳統的發展行列」裡。

翁同龢

翁同龢家學淵源深，是皇帝欽點的狀元。他同時又是朝廷大臣。與李鴻章本是不相伯仲的，由於他是光緒皇老師，人們便誤以為他是「主戰派」，與李鴻章的「主和」對著幹，其實，翁同龢是保守派而已，思維上還是比較守舊的，他在歷史上被視為「主戰」，有人認為他不過「人在江湖」，「為主戰而主戰」罷了。

讓我們從這一點說開去：好些時候我們看問題也只會「看表面的那個字」。譬如「主戰」與「主和」，主戰者，自然地被視為奮勇向前的「愛國者」嗎？「主和」的，也就很自然地被認為是膽怯的投降派。不理當時的實際處境，因此而誤了大事。

歷史上，像這樣的例子真不少。